

序跋精粹

不求多产 但要精粹

李国文

这是世杰近年来散文创作的汇总，也是他老熟晚成，更上层楼的丰硕收获。其文学激情，其写作才气，其驾驭文字的娴熟，都较以前有了飞跃的进展。士别三日，刮目相看，此话端的有理。尤其其他对于这个世界、人类、生存、环境等的认知高度，都在这些处于创作高峰状态下的作品中间，得到充分的体现。读他的这些散文，长知识，见学问，懂事理，明大义。字里行间，透出他坚持真理的强韧自信，追求完美的坚贞无瑕，加上观察的深刻细致，思考的周到辽远，以及入木三分的剖析，不动声色的品评，无一不显示出他行文的挥洒自如，也无一不表现出他笔墨的得心应手。八个字的评价：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。我想读过此书的朋友，当与我同感。

这些年来，世杰行色匆匆，忽而荆楚大地，忽而彩云之南，眼光总是落在长江到滇池洱海这一大片国土上。走出去，一定会碰到许多新面孔，住下来，必然接触更多新问题。但是，一个有抱负的中国作家，扎下根以后，灵感在催动着，激情在鼓舞着，责任感在提示着，于是，就要提笔写点什么了。世杰是位勤劳的写作者，一路洒下种子，一路收获果实。上至春夏秋冬，日月星辰，下到街头巷尾，暮鼓晨钟，以及世风变异，物是人非。往事难忆，烦恼依旧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在他的散文中，顽强地纠缠住他笔头的锋芒，表现自我，吐露本色。这世界并不大，识我者，知我者也并不多，但心声能引起同类共鸣，呐喊能得到大家响应，于是，我们从这部散文集中，看到汤世杰的眼中笔下，大半属于他自己的寂寞、彷徨、纠结、追寻，也是当今很多人都具有的特别无奈和难以释然的情怀。

散文易写难工，写散文的人很多，写出好散文的人很少，这就是世杰的散文受到读者关注的原因了。一是真诚，二是精致，三是耐读。要是谈到中国文学的正宗，在我看来，最后的最后，归总要看一个作家所写的散文，能不能被大家关注？不求多产，但要精粹。尽管只言片语，能击中要害就行，哪怕三篇两篇，能打动人心即可，而且记其章句，脱口即出，如陈年老酒，历久弥新，经得起推敲，那才是真本事。

还记得曾经出尽风头的唐诗宋词吗？抢了几百年众人的眼球，直到今天，意犹未尽。可在明代，茅坤等人提出唐宋八大家之说，轰然行世，竟成至今不泯的定论。看来文学道路总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，追求不可少，努力更重要。回顾世杰多年来的写作，所以，近年来，他敢于借鉴前人，创造自我，另辟蹊径，走的是一条很难出彩的路，这部书的问世，便是他在散文天地里的初步斩获。世杰虽然比我小几岁，说话也是年过古稀，没想到在创作生涯中的这改弦易辙的一搏，竟搏出来新高度，真是值得赞赏，为他高兴的事情啊！

本文为汤世杰散文选(作家出版社即将出版)序

“走了多少年，只为寻找一棵开花的树”，命中注定的照面，发生在二〇一四年的四月一日。杭州双灵村板壁山下一处残垣颓壁的屋舍，穿过破败的木门，我们顿时惊呆了：洁白轻盈的梨花团团簇簇铺天盖地撑满了整个院落，刚好的风来掀起一场漫天飞舞的花雪，那是仙女翩跹起舞的衣裙，是浩荡春意划过心头的痕迹，如此梦幻，又如此真实；如此荒凉，又如此热闹！一颗花痴的心被彻底地俘获了。如此尤物，为何被遗弃在这荒野的山脚？主人何处？她在等谁？

带着魂牵梦绕的眷恋，带着一连串的问候，我和我先生开始频频进村，急切地想要落实一个简单的心愿：要好好守护这满是梨花的院落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众友人合力下，在第二个春天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，我们终于跟村人签了一个较长期的租用合同。不禁畅想花下横琴间饮，花影簇簇伴花眠的场景，花痴竟兴奋得几夜没合眼，那时年轻丝毫没有倦意。

一开始，只是想景物彼此间的搭配组合，花草伴石头，草亭伴树林，画不挂空，下面总有几案搭配，瓶需带托，香炉带座，方才相映成趣。渐渐地，琢磨着这株芳华绝代的梨树应该有一草庵相伴，我们竟然打算为花造园了！就名为“梨庵”吧。

念头一上来就得付诸行动，除了画图纸上谈兵，新市的老木料市场前前后后跑了十几次，记忆最深刻是那次在冬天，正逛着，不料中途下起雨来，那个市场都是简陋的泥地，布棉鞋踩在泥浆里又脏又湿，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心里直打退堂鼓，想到造园子可是一大工程呵，我们不过是刚刚从美院毕业的学生呀……多亏我先生坚持，一家一家一遍一遍地搜索，当目光锁定了一套心仪的梁柱，身体的不适立马消散了。随行的老木匠是父亲的两位好友，手持卷尺，根据那套梁，当场就敲定了与之配套的柱子、桁条、椽子、门窗和川

板等。数月后，他们带着一车在家中修整过的老木构件来山里住下，慢慢地拼凑出想象中梨庵的模样——纸窗瓦屋，清泉佳茗，梨树近在咫尺。

有了梨庵，花开的时候，可以在檐下倚着栏杆更近距离地欣赏花枝。此树姿态明显不同于其他梨树，枝条平出，使得花与叶有节奏分层，颇有几分黄山松的韵味，很入画。想起钱选的折枝梨花图：向右上斜出的枝干不是很老，却也是深褐色，附着苍古的松石绿苔痕斑驳，初放的花瓣饱满莹润洁白，花蕊淡淡粉紫色，花朵簇簇丛丛，刚抽芽的叶尖带着点暖红色——没错，是同款，简直就是川翁对着这一株写生所得。美院国画院花鸟画家张铨老师念叨多次花季时要来写生，至今未能如愿。只因梨花不怎么好约，花期甚短，从花芽冒出到花朵成形，全赖天气，如果天气阴冷，就一天天地等，过半月也没啥动静。光照充足又温暖，说不定没几天就盛放了。梨花季通常伴随着清明时节的纷纷雨丝，春寒料峭，萧疏冷艳。倘若风雨稍大，经不住几下摇曳，花瓣全都落了地，像极了皑皑白雪，难怪梨花又称春雪。与雪不同的是花总归有些香味的，虽然一家一遍一遍地搜索，当目光锁定了一套心仪的梁柱，身体的不适立马消散了。随行的老木匠是父亲的两位好友，手持卷尺，根据那套梁，当场就敲定了与之配套的柱子、桁条、椽子、门窗和川

“一树梨花梦里开”是诗人的江南春梦，是沪上胡晓明老师与梨花的十年之约。花未赏，诗先成，这十多年的心心念念，都汇聚在临行前的那个梦醒时



右图：清晨梨庵
上图：玉树琼枝庵

笔会

一树梨花梦里开

丁 伟

无心红紫斗芳菲，白仙仙姝素又归。莫道相期人不见，冰肌绰约梦中微。

带雨梨花岁月非，枝枝叶叶画杨妃。三郎去后情天老，尚有陶园动夕晖。

琼树疑真复似非，江南烟雨霏霏霏。不知今夜梨花白，入梦谁家月满扉？
五日后，胡老师偕沪上文友参加临平诗会，夜里绕道梨庵再看梨花，还是雨中。回去途中又赋诗：

辛丑春分前夜再访雨后梨花三首
西湖三月落桃花，绕道临平证碧霞。一种山中春雨夜，缙官疑是降飞仙。

赚得今宵又倚栏，不嫌寂寂剩春寒。诗人去后长深夜，谁向梨花秉烛看？

泉甘石瘦野霜侵，愁损幽花对素琴。坐看一帘珠玉碎，化为妙指袅余音。为梨花魂牵梦绕的不止诗人，还有琴人。

每年清明前后梨花盛放之时，宛若浮雪，梨庵隐隐传来冷冷七弦声，极妙。琴声与花影气质相近，互为感通，清微澹远。恩师郑云飞先生是浙派古

琴传人，也爱极了这梨花。那几年我和先生每周六上老师家学琴，每每临近春天，老师总是记挂着问上一句：“梨花开了没有？”

因为梨庵建在高处，有十来个台阶，山里湿气重，石阶青苔密布，雨天易滑，老师师母年事已高，我们都安排在天气晴好的时机赏花。每当这时，有空闲的听涛楼古琴同门兄弟姐妹也伴随左右。春日午间的暖阳透过花枝，照见花朵如玉般温润透亮，新叶鹅黄嫩绿，叶尖染着一点红晕，此时的叶子比花娇艳。树下婷婷袅娜的花影里，有人孝顺地给老师师母揉肩捶背，嘘寒问暖，有人给大伙儿说段子、拉家常，有人忙着伺候茶水点心，也有酷爱学习的，趁机向老师讨教琴理。同门间切磋琴艺。还有人则专心埋首厨房料理食材，蒸炸烹煮，毫不含糊。

餐毕，老师师母稍事休息后，老师清嗓子，询问大家最近琴艺有没有长进，他很想听一听。二师兄万仲亮是同门中精于琴艺的佼佼者，浙派琴家后起之秀，通常是他以《良宵引》和《流水》开局，带动众师兄兄弟陆续登场献艺。老师跟每次雅集一样，在听完每人弹的曲子后逐一品评优劣之处，多半是语重心长的鼓励，暖暖的感情很受用。

夜幕降临，携琴上梨庵，室虚盈月华，檐下竹编灯笼溶溶的暖光和皎洁的月光，把梨花映照得冷暖远近很有层次。老师师母倚着美人靠，凑近面前的花朵，眼里满是光。真美啊！他俩异口同声赞叹道。

兴致盎然的老师，唤道“拿来琴来！”于是，摆琴桌至廊下，点上一炷香，梨花作背景，老师抚琴，师母旁坐倾听。老师古琴曲风如其人中正平和、委婉古拙，没有过多的吟、猱、绰、注，装饰音用得恰到好处。老师弹《忆故人》时说：《忆故人》是在山中思念远方友人，情绪要控制恰当，哀而不伤，哭哭啼啼就不对了。老师弹《高山》曲，真有巍巍乎堂堂主山高远突兀，有层峦叠嶂云烟缥缈，有悬崖峭壁溪流婉转，有老树遒劲苍古，有高士悠然独坐……老师弹《普庵咒》中有钟磬交鸣，礼诵赞唱，庄严肃穆；曲毕合十，口念“阿弥陀佛！祝愿大家平安吉祥、诸事顺遂！”多年前的夜晚，现在想来还是一样的清晰、感怀！

2019年早春较以往寒冷，春分过后梨花还在。老师师母与众兄弟姊妹一如往常相约赏花。老师说起梨花时应该弹首与梨花有关的曲子，最近打谱了民国琴曲《梨云春思》，不过弹不完整，



仅半曲，今天想试试。那日阳光明媚微风不燥，老师树下抚琴《梨云春思》，委婉舒畅，弹至旋律急促音短频快处，一阵风带来片刻梨花雨，花瓣纷飞洒落，浪漫高华，莫非真是天地万物有灵，为老师的琴声所动！？先生刚好用手机视频记录了珍贵无比的时刻。

后来，老师师母双双住进上海金城护理院，不久师母仙逝。杭州的同门时常相约错峰探望老师。其间，老师批注旧藏古琴谱《春草堂琴谱》，由大师兄侯辉主持在西冷印社出版社出版，了却老师和诸同门一个多年的心愿。那年春天，我采了一枝梨花插在青瓷纸槌瓶里，驱车二百多公里送至老师病房床头小柜。老师细细端详花枝，百感交集，临走依依惜别，坚持要送我们到电梯门口。那天电梯特别忙，站了好久才等到，踏进电梯后门也没有关，老师拄着拐杖一直深情地凝望着我们，喃喃道：“明年的梨花不知还能不能等得到！”那一刻我泪崩了，戴着口罩也难掩感伤涕泪涟涟。

当年初夏，老师走了。梨花又开了，我们树下抚琴追思恩师郑云飞先生，紧五弦弹《阳光三叠》，空气中回响着老师合唱的弦歌：

青城朝雨湿尘
客舍青青柳色新
劝君更尽一杯酒
西出阳关无故人
芳草遍知茵
旨酒 旨酒
未饮心已先醉
载驰驱 载驰驱
何日言旋归轸
能酌几多巡
千巡有尽
寸衷难泯
无穷的伤感
楚天湘水隔远滨
期早托鸿鳞
尺素中 尺素中
尺素频频
如相亲 如相亲
噫 从今一别
两地相思入梦频
闻雁来 宾……
那个略带沙哑质朴深沉的声音
不绝于耳，梨花之约一期一会，每次您都在。

秋水知道自己已流到哪里

汤世杰

中吾意。很快，我就将“剩余的边角料”“剪辑、整理”成了一部新书。完成得那么顺畅，近乎得心应手，得益于材料的真实与鲜活，更得益于散文随笔写作的机动灵活，尽可长枪短炮一起上，层层抽丝剥茧，直抵深处。

那以后，我先后出版了十多部散文随笔类作品，深陷其中不可自拔。其实，就像汉语文字不好简单归类为小说、散文一样，人也同样不好简单归类。说来好笑，至今我依然游离在“散文界”之外。细斟也好：听闻那些沉隐于江湖深处的高手，一心专注于自身修炼，无意老在某界某会露脸的，向来都孤身上路，独自而行，“十步杀一人，事了拂衣去”——那种来去无痕的独行、深隐无声的孤绝，我虽未敢自诩，倒是心怀敬重的。

眼前那一江秋水，像极了那样隐韧的独行。倾听亿万年的南国，这江流一直在吟咏一首超级长诗，从三江源到金沙江三峡掠过洞庭到崇明，竟无须断句，一气呵成！半世将尽，我终能如愿日日徜徉于江边，实乃幸运。偶见江上有快艇飞驰，艇尾荡起两道白浪，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少年，亦想纵身一跃，横穿那白色的浪山。那样的水浪，一直波及江边。江边一丛丛蒹葭，从《诗经》一直走到现在，也从没喊过累，停过脚——它的柔弱几为命定，却会趁你稍稍忽视了一点它的坚韧，便将千年的摇曳写满了天穹。

早晚到大江边走走，身心总在追寻一树一叶一缕桂香的去向——总觉着它们也都是有知觉的生命，不知它们在以生命妆点过斑斓秋日后，最终都去了哪里——明明是听到它们的呼喊，我才停下脚步的，也许它将飘零远方，有什么话需要叮咛，结果它无只言片语，反倒让我揣测了一生——没人会当众展示自己的血液，从古至今，炽热的鲜血皆如江河穿行于暗黑，静默，神秘，待看

到它的原色，已从誓词凝结成了遗言。想到他们飘忽不定的归宿，我心仿佛也有些空落落的，似乎只有确知了它们已各自抵达，山河安然如梦，我方心安——爱一片大地，就要像江流那样，用整个生命去爱，深深潜入她敞开的每个角落，每片肌肤，深深地倾覆，贯穿，渗入，浸润进她的每一道岩层。

也曾去到不远的秋山，看看旷野的风景。远处孤零零的一棵树，虽不知它的名字，但蓝天和白云，仿佛都挂在那棵树上；挂在树上的还有日月，鸟儿的羽翅和自由，及无数痴情者的凝望。有时，也可以像座小山那样端坐于野，在四围的静寂中，不闻晨钟暮鼓，亦不恋人间烟火，岩心里却满是坚硬的悲悯，凝望中期待一回眸，便了无对尘世的痴缠。翠翠的竹林，依然那么绿，仿佛正是它们，撑起了古庙厚厚的飞檐，让人艳羡得也想作一竿竹，只怕很难一直那么绿，也一直那么直。临溪而行，与秋水打个照面，就能更清晰地看见自己了，如果顺便还对上了眼神，那简直就称得上幸运。而我知道，当秋叶看我时，我正凝望秋水，待我一仰头，秋叶已垂下她满额的刘海，秋水盈盈的眸子，谁会读不懂那份颤栗？

是的，世间事，大都像我熟悉的那条大江，总是默默的，从来不会大喊大叫它如何了得。它不在意别人的说或是不说，怎么说，又说什么。寻常人生，并非每个人都必须知道它的伟大——知道不知道，都很正常。知道并不是每个人的义务。或者，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皮毛，表象，无涉深流，甚至误读。那又怎么样呢？没关系。就像那条大江，我凑巧知道它，并自觉深知于它，只因我就生在江边，生在这座小城，并在这里长大。有时我坐在江边，似乎就听见它在说：你知道自己穿越了多少高山峡谷，闯过多少暗礁险滩，容纳了多少大小溪流，起落过多少次

日升月落，才流得那么浩荡，那么远……你知道这一切，能一直奔赴大海就好。一句话，你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，已抵达哪里就好。旁人想知道的或只是你生命长跑的结果，只注目你最终是否抵达了大海，是化作了浩瀚辉煌呢，还是像沙漠河流那样，流着流着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他们不太关心过程。而为了抗御那一路的迂回曲折、世俗平庸，摆脱那一路的迷惑茫然，挫折疲惫，所有的惊心动魄几生死，所有的添酒回灯重开宴，都无须尽为人道。宁可被视而不见，也不要奢望坐享超越你能力的名分。

是啊，谁能说比对岸的乡山，更擅保持沉静？江流亦有我这一生望尘莫及的执着，秋水如镜，看它们几眼就懂得了自己。知道你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就好。若让偶遇的他人有超越名分的惊喜，就更好。诗人露易斯·格丽克所谓：“人们在这个世界的旅程真正重要的是自我与记忆，当这些消逝时，也意味着生命进入了万物循环流动的空灵境界。”或正是此意。

转眼四五十年过去，回头一望，我到底做过些什么呢？晚清词人况周颐谓：“吾听风雨，吾览江山，常觉风雨江山外，有万不得已者在。”于我，那“万不得已者”，也无非已看遍山川阔落人间后，积于内心偶被触动引发的一点倾诉，相对于一生经历的纷繁滞重，到底还嫌轻薄。更更深广阔阔的话，似乎至今未能率意说出，深自惭愧。而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心远离生活，但可以塑造我们的生命超越偶然，于不屈不挠地去凝视痛苦。”(赫尔曼·黑塞《生命之歌》)——抒胸臆，仍须期待来日。

约一千年前，苏东坡在长江边的赤壁叹曰：“霜露既降，木叶尽脱，人影在也，仰见明月，顾而乐之，行歌相答。已而叹曰：‘有客无酒，有酒无肴，月白风清，如此良夜何！’”(《后赤壁赋》)我等凡人无须有此烦恼，就像一江秋水一样，知道自己流到了哪儿，关山迢遥，路程仍远，抓紧时间赶路就好。

2021.10.30 于夷陵桥头

本文为汤世杰散文选(全三卷精装本，上卷《把吟唱和牵挂留给高山樗牛》，中卷《横竖都要面对时间与河流》，下卷《我游过的江水已流成大海》)后记

笔会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号